



北宋 定窯 劃花蓮荷紋梅瓶

全高三五·四，口徑四·七，足徑九·四公分
故宮二四七一

定窯是宋代著名的瓷窯之一，以生產白瓷名聞遐邇，窯址主要分佈在河北省曲陽縣澗磁村及東西燕山村一帶。定窯瓷器胎色潔白，施罩透明釉後於還原焰中燒成牙白色，積釉偏黃，垂流而下的痕跡被鑑賞家視為「淚痕」。這件作品造型小圓口，捲唇邊，短直頸，豐肩，長碩腹，上豐下收，至底部微外撇。外底內挖成淺圈足。器表以劃花技法呈現裝飾紋樣，以弦紋將肩與脛部區隔成三段，上段淺劃蓮瓣一週，腹部裝飾轉枝蓮花，下段再勾劃一周蓮瓣，中央脊線微鼓起。胎骨較厚，釉色灰白泛黃，足端無釉露胎。

類似於此小口、豐肩造型特徵的器形，今日統稱為梅瓶。學者研究以為梅瓶出現、使用於南宋，泛指插梅花的花瓶。另外，文獻記載中的「經瓶」指酒瓶，可將之看成是一種長形體的器形，加上部分梅瓶器表存在「清沽美酒」之類與酒相關的銘記，而提示梅瓶作為酒瓶使用的可能性。（謝明良，〈記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定窯白瓷〉）追溯雍正朝造辦處檔案記事，亦能從中發現名實相符用以插梅花之梅瓶，直到十八世紀上半葉始出現。（陸鵬亮，〈「梅瓶」名謂考〉）值得注意的是，河南省魯山段店窯遺址出土的磁州窯類型梅瓶，其中一件不僅帶「趙家花瓶」自名款，器型也和同一窯址共件出土帶「元符三年」紀年款（一一〇〇）的標本相似，進一步

說明梅瓶作為花瓶使用的時間可推早至北宋。（秦大樹、賈寧，〈論珍珠地劃花裝飾瓷器〉）與本院定窯梅瓶相似的傳世品，亦見於大英博物館大衛德基金會收藏，而出土例證共計三件，兩件出土於南京明墓，一件出土自宣和七年（一一二五）墓葬。（張寄菴，〈南京市附近發現明墓〉）（余佩瑾）



南宋 官窯 青瓷葵花式套盒

全高九.三，口六.六，九公分
故瓷一四〇一八



套盒造形呈六瓣葵花形，頂面凹陷，頂緣作雙層稜邊，上層略窄於下層，形成蓋盒的子口設計，深壁無足，器內中空無外底。墊燒，內外施青釉，釉色粉青，釉質濃厚。稜邊釉薄處微現出粉色光澤，釉面局部有開片，底周可見多層施釉痕，著地處塗赭汁。口邊舊礪傷處露出黑灰色胎。此類作品的傳世，透過大英博物館藏〈古玩圖卷〉（一七二八）中的相似例證，可略窺一二。至於使用情形，對照江蘇省蘇州七子山五代墓葬出土的越窯青瓷方盒，能夠從造型特徵中聯想其作為一組相互疊置成套的套盒之一的可能性。（謝明良，〈記院藏宋官黑青瓷葵花式洗〉）考古發掘在幾個互為關聯的青瓷窯址也發現相似的作例，如河南省寶豐縣清涼寺窯址出土有方形、圓形和葵花造形者，而

浙江省杭州市老虎洞窯址另見有圓形的範例。除此以外，韓國高麗仁宗王陵（一一四六）出土的方形青瓷套盒，也間接說明十二世紀中韓窯業的交流面向。此件作品具備南宋官窯典型多層施釉的特徵，可視為是南宋官窯追仿北宋汝窯的一類產品。（余佩瑾）

南宋 吉州窯 黑釉桑葉紋盞

全高五.二，口徑一五.二，足徑三.四公分
故瓷一三〇四九

茶碗，廣口鑲金屬釘、斜壁、小足，米黃色胎，轆轤輪製，原藏紫禁城養心殿。倒扣形似斗笠，通稱「斗笠碗」，是宋代點茶茶碗的標準造型，器內多使用痕跡。黑釉露創後木片的光澤，沉靜深遂。碗心斜倚黃褐色桑葉一片，即將處理過的木葉貼在釉上，燒成後，自然絡印葉片遺痕。碗壁曾貼或畫金銀彩梅枝與彎月，落筆迅捷，姿態優美。

木葉貼花作為瓷器的裝飾，最晚唐代已出現，而獨樹一格的桑葉貼花，目前僅出現在南宋至元期間的吉州窯場。一九九六年江西上饒市的趙氏墓（南宋開禧二年，一二〇六）中即陪葬類似的桑葉盞。說明十三世紀初，桑葉貼花工藝已臻成熟。當時，吉州地區以採桑蠶蠶聞名，桑葉的取材方便。唐宋期間的吉州，也是南傳禪宗要地，禪門向有「飯後三碗茶」的家規。禪悅之

風普遍流行於士大夫階層，根據宋徽宗時期陳與義（二〇九〇～一二三八）「桑葉能通禪」的詩意，桑葉盞或源自禪風的盛行。一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雲門和尚答：「體露金風」。燃燒後桑葉本體復現於茶盞中，之後又如何？應該是迎來一輪明月及梅花綻放的新景象，是起點，也是重生。（陳玉秀）





六瓣菱花式花盆，侈口，深直壁下斂，厚胎。底與圈足接縫處形成一圈花式突稜，應是器身與底組合時的巧思。既美觀，又可穩固器身與器底，使不易脫離。類似花圈式縫合線的花盆，主要出現在元及明代早期。韓國出水的新安沈船，即裝載了一批十四世紀前半，有類似花邊接合線的龍泉青瓷花器，可見是當時花器的時尚。

青花花盆內壁多處使用痕跡，盆底無滲水孔設計，應該是栽種尚水性植物，如水仙或萬年青等，或作為插花器皿。

紋飾以細筆勾勒纏枝番蓮、折枝牡丹及靈芝等吉祥花卉的輪廓，再以粗筆點、染填彩，青料呈暈染狀。外底白中偏藍，足底平切露白胎。整體工藝技術具明永樂青花的特點，細緻大方，為目前傳世僅見。（陳玉秀）

明 永樂 青花四季花卉菱花式盆

高三一·一，口徑橫長三·二×二〇·三，
底徑三·六×二·二六公分
故瓷一八〇五四



器皿分兩層，內層斂口、器身下斂作深鉢型，中空；外層獸首三足盤，包覆深鉢，胎體厚重。薄釉色青黃，率性灑褐斑，是六朝以來青瓷常見的裝飾。本作品原存放紫禁城內的壽安宮，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清宮留下的文物時，將其定名為「龍泉釉三足盆盞花囊」。據高謙《遵生八牋·燕閑清賞箋》的說法，盆盞為花盆與盆托的簡稱；花囊一詞在《晉書·謝玄傳》有「玄少好佩紫羅花囊」的描述。就此瞭解，「囊」有袋子之意，亦即「盆盞花囊」可視為是花盆盆托的一類。

南北朝以來，無論是花器、燻爐、酒瓶等器皿，常在下方安置木製底座，用以托高、固定或美化一件器皿。宋代之後，瓷器加底座蔚為風尚。考古出土有上、下兩件連成一器燒成；或分開製作，使用時再組合的造型。本品即屬後一類，且為目前罕見的造型，極其珍貴。

（陳玉秀）

元至明 龍泉窯 青瓷褐斑三足托

高六·六，口徑二·七，最寬二·四公分
故瓷一七八元



明 宣德 青花藏文穿蓮雙龍紋僧帽壺

高三一八，足徑八，九公分
故臺二五四八

僧帽壺因口沿形狀類似僧侶的帽型而得名。本件僧帽壺尖流、扁弧形把、長頸、碩腹，矮圈足，缺蓋。全器以青花為飾，青料發色濃艷，帶黑褐色疵點，部分紋飾暈散明顯。口沿內側畫穿蓮雙龍，外則繪轉枝靈芝。器頸及流口亦以穿蓮雙龍紋為飾。扁弧把上下各有如意形飾，中繪轉枝靈芝。器身肩部繪有六個如意雲頭式開光，其內各有折枝蓮花一朵。器腹下方畫變形蓮瓣十二瓣，其下再繪卷草紋一周。器腹部中央書藏文經文一圈。

這件僧帽壺器外底有青花「宣德年製」四字二行雙圈楷體款，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稱為「宣德款有紋白地青龍瓷澆」，而在《故宮瓷器錄》中，已將其命名為「宣德窯青花龍紋僧帽壺」。瓷器器身加書當朝年代款識從明代永樂時期即已得見，如部分紅釉及甜白釉高足杯以及青花壓手杯的碗心，可以見到「永樂年製」篆書款識。但直到宣德時期，器身書寫年代款才成為普遍定制。這件僧帽壺在器底的「宣德年製」款識，正反映了此一時代特色。僧帽壺器腹中央的蘭札體藏文吉祥，意思是：「晝夜吉祥妙吉祥，一切時中願吉祥；晝夜恆常吉祥者，惟願三寶降吉祥」，相同的僧帽壺在景德鎮珠山遺址也有出土。院內另藏有書寫相同吉祥贊的高足碗一件，或許曾為配套使用的用器。（黃蘭茵）

祥贊，意思是：「晝夜吉祥妙吉祥，一切時中願吉祥；晝夜恆常吉祥者，惟願三寶降吉祥」，相同的僧帽壺在景德鎮珠山遺址也有出土。院內另藏有書寫相同吉祥贊的高足碗一件，或許曾為配套使用的用器。（黃蘭茵）

明 永樂 甜白蓮花梅瓶

高五，口徑四，四公分
故臺一七七五六



這件永樂白瓷梅瓶胎質潔白細緻，釉質均勻盈潤，圓口略侈，短頸豐肩，斂腹下收，平底，淺圈足。全器以細線刻劃紋飾，瓶肩有轉枝葉紋一週，間飾弦紋二道，腹部主紋刻劃或綻放或含苞之纏枝蓮花，底邊上下飾有弦紋二道，其間刻劃折枝蓮花六朵。此件文物無款，《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稱其為「填白暗花瓶」，《故宮瓷器錄》則將其訂為「永樂窯甜白蓮花梅瓶」。

明代嘉靖年間王世懋《窺天外乘》及黃一正《事物紺珠》在談到明代永樂、宣德年間內府燒造器物時，都曾提到「以駭眼甜白為常」一句。「駭眼」指得應是白瓷釉表氣泡爆裂所形成的細微針孔。「甜白」一詞據學者研究，則是以嘉靖時新發明的白糖之「甜」，來比喻溫潤潔白的永樂、宣德時期白釉瓷器。甜白釉瓷是永樂時期宮中的主要用瓷。《明太宗實錄》永樂四年十月丁未條曾記載：「回回結牙思進玉碗，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遣還。謂尚書鄭賜曰：朕朝夕所用中國瓷器，潔素瑩然，甚適于心，不必此也。」由此可見永樂皇帝對白釉瓷器的慣用及喜愛。（黃蘭茵）



清 康熙 豇豆紅萊菔瓶

這件萊菔瓶胎質細潤緻密，造型端莊優美，屬清朝康熙時期景德鎮御窯場創燒的新器形。萊菔瓶因形似萊菔（蘿蔔）而得名，其形小口外撇、細直頸、平圓肩、長腹、平底內凹。內壁

及器底施透明釉，外壁滿施紅中帶綠的豇豆紅釉，肩頸處有三道凸稜，凸起處釉層較薄，透出白色胎骨。器底帶有「大清康熙年製」六字三行青花楷書款。《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稱其為「康

熙款豇豆紅瓶」，《故宮瓷器錄》則稱其為「康熙窯豇豆紅萊菔尊」。

清朝康熙時期，單色釉瓷器的燒製十分盛行，豇豆紅釉正是康熙晚期景德鎮官窯生產的高溫紅釉瓷品種之一。它以金屬銅為著色劑，燒成時，釉中的微量銅因氧化還原程度不同而產生綠色斑點，淡綠色蘋果斑點與深綠色苔點不規則的分佈在紅釉上，恰如豇豆之紅綠相映成趣，因而得名。對照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殷弘緒（Père François Xavier d'Entrecolles, 1664-1741）的書簡，得知豇豆紅瓶器外壁的銅紅釉是以吹釉方式漸次施釉，再經高溫燒製，品相佳之成品並不易得。同時，也因其燒製工藝困難，所以只在官窯少量生產，以供皇室內庭使用。傳世所見豇豆紅釉器物多為文房用品或書齋內擺用的小件器具，最高在二十公分上下，精巧可愛。萊菔瓶或為案頭插花之器，形色之間，可以看出皇室用器的文雅雍容。（黃蘭茵）

高〇·二，徑二·六
故宮一四二六



侈口窄唇邊，弧形深壁，矮圈足。器表兩面分繪葡萄、瓜蔓各一株，果實飽滿、綠葉盎然，其間再點綴土坡、小草，口足共飾青線三道。杯內純白無紋。底以青花書「大明成化年製」六字楷款，外加雙方框。以青線勾勒，呈現出典型鬥彩技法的葡萄紋，無疑是吸引觀者視點的主題紋飾，相似的葡萄紋也出現在成化官窯高足杯、齊箸小碟等不同器形作品上，又因這些例證均見於景德鎮官窯遺址，而能說明此類紋樣的燒製時間及其作為官樣紋飾的面向。另外，北京西郊小西天黑舍里氏墓（一六七五）也出土兩件葡萄紋杯（蘇天鈞，《北京西郊小西天清代墓葬發掘簡報》，及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編，《北京考古四十年》），黑舍里氏為康熙朝大學士索尼之孫女，七歲亡故而陪葬多件古董瓷器，除了反映出貴為家族掌中珠之地位外，兩件成化官窯的出土，亦能鏈結康熙朝仿燒成化鬥彩雞缸杯的事例，說明晚明時期對於成化官窯的鑑賞觀，即如明人高濂《遵生八牋》（二五九一）中所言：「成窯上品，無過五彩葡萄窠口區肚靶杯，式較宣杯妙勝」，以葡萄紋高足杯勝過宣德作品的看法亦一路蔓延至清初，讓同樣以葡萄為飾的葡萄紋杯格外受到珍視。（余佩瑾）

明 成化 鬥彩葡萄盃

高四·七，口徑七·六，足徑三·六
故宮一三七六



清 康熙 青花纏枝菊花紋蓋罐

通高五〇·五，口徑二·五，底徑二·五六分
中室五〇〇四

蓋罐分器身與器蓋兩部分，罐身直口，短頸，豐肩，腹下漸收，平底無足。胎骨厚重，底部露胎，中心留有肚臍狀的製作痕。器蓋蓋面隆起，頂端飾寶珠形紐。蓋與罐身滿飾青花纏枝菊花紋，頸圈畫變形蓮瓣，頸肩及底部各加繪青線兩道，蓋紐染青。此品無款，一九六一年出版的《故宮瓷器錄》將之登錄成「明萬曆青花菊花紋大罐」。但因相似的紋樣也見於本院收藏另一系列纏枝菊花紋碗，從這些碗底寫有「大清康熙年製」的款識，而可反推此類蓋罐亦應產製於康熙朝。特別是，近年福建省東海平潭碗礁一號沈船出土較大尺寸有將軍罐之稱的一系列作品，亦同步提供康熙朝燒造大蓋罐的具體例證，進而可更加確認此品燒製於清朝而非明萬曆時期。另外，日本江戶時期的小田原遺跡近來也發現帶康熙款識的青花纏枝菊花紋碗，間接傳達出青花纏枝菊花紋系列作品背後存在的交流史跡與文化內涵。

（余佩瑾）

清 雍正 琺瑯彩瓷赭墨牡丹碗

上圖高七.一，口徑一五.六公分
下圖高七.一，口徑一五.一公分
故鑒一七六九五



侈口唇邊，弧形深壁，矮圈足。胎骨較薄，碗外多半面以赭墨畫牡丹數本，居間點綴湖石和雛菊。另一面則有墨書題句：「嫩蕊包金粉，重葩結繡雲」。引首和句末各以紅料描繪「佳麗」、「四時」和「長春」三印。碗內純白無紋飾。底書「雍正年製」四字藍料款，外加雙框。

赭墨牡丹碗傳世一對，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乾清宮《琺瑯玻璃宜興磁胎陳設檔案》著錄為「瓷胎畫琺瑯水墨牡丹白地宮碗壹對」。由於乾清宮陳設檔是根據乾隆朝木匣上品名而製作的帳目，帳冊登錄有案的狀況，說明這件作品經過乾隆皇帝配匣收藏的經過。器表題句摘錄自唐朝詩人韓琮〈牡丹〉詩，具有點出畫意，呼應裝飾母題的作用。相較於康熙朝不見模仿水墨效果的畫法與成品，雍正朝造辦處不僅使用「黑琺瑯料」繪圖，而且雍正皇帝在雍正十年（一七三二）連續降旨稱讚「水墨琺瑯甚好」，要求



多燒的事例，正好對比出以黑色琺瑯料畫成的琺瑯彩瓷及黑琺瑯器，無疑可視為是雍正朝創燒完成的新品。特別是北京故宮原為紫禁城庫房遺跡也發現黑地白梅花盤的殘件，更可補充說明黑琺瑯器使用於清宮。

另外，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殷弘緒在一七二二年的書簡中，對當時景德鎮陶工極力想要燒成水墨紋樣卻苦於不得其門而入也有所描述，從中反映出水墨琺瑯彩瓷的燒成，正是雍正朝踵繼康熙朝的努力而終於達成的目標。但是，一旦對比民間以墨彩為飾的耶穌會瓷，則呈現出宮廷品味和地方趣味的分野。（余佩瑾）





清 乾隆 仿雕漆描金瓷冠架

高七二，底徑五·八公分
中鑲五四三

瓷帽架，上部設計成球形體，頂開小蓋，下接柱狀高承座。承座中段突出四個弧形短棱脊，底座之上另安置四個青花雲形棱脊；底盤作四瓣海棠形，外底中央以金彩書寫「大清乾隆年製」六字篆款，周繞四枚花朵圖案。器表仿雕漆剔紅工藝，先罩施多層紅漆為底，再逐層錐剔出回文錦地和纏枝番蓮，以及象徵八仙的魚鼓、橫笛、寶劍、玉版、葫蘆、花籃、扇子和笊籬等八寶。紋樣均浮凸於錦地之上，加飾金彩後形成金紅兩色層次分明的對比效果。此類以在瓷胎上加施釉彩的概念，將一件瓷器包裝成既具有漆器的質感，又藉著青花棱脊保留瓷器本質的做法，展現出乾隆官窯仿燒異質材工藝兼容並包的特色。雖然帽架使用、流通於雍正朝，但由於十七世紀荷蘭德爾夫特（Delft）瓷廠也生產造型與之類似，有高低兩種樣式，或作假髮架或陳設之用，在燒製時間較乾隆朝為早之下，也能從中西交流的角度，推想乾隆官窯所燒製包含五彩、單色釉，以及具備轉動機巧在內的各式帽架，或是深受外來文化影響下蔚為流行的新器式。（余佩瑾）



明 景德鎮窯 青花新月形軍持

十六世紀左右
長〇·五，寬十，高十五公分
南鑄窯一〇五

外形呈缺口往上的新月形制，正中處置一蒜頭口、管狀凸稜把手，著地處以四腳支撐，與把手等高的兩端以對稱尖頭帶帽形蓋作結，並在其中一側朝外處安一小注口。全器以青花描繪圖案，由器身上至下依序描繪蕉葉紋、牡丹花紋與捲雲紋等，器口的變形蓮瓣紋曾見於弘治四年墓葬器皿。新月形缺口中央的器頸供使用者持拿，可從蒜頭口注入清水，再由器身另一側管狀小口流出洗滌。這類長頸注水器稱為「軍持」，源自梵文 *kundika*，原為佛教所用淨水器，後來也演變成各種形式，亦於伊斯蘭教儀式中使用。虔誠的穆斯林必須遵守「五功」：唸、禮（禮拜）、齋（齋戒）、課、朝，而這件〈青花新月形軍持〉即是禮拜前用以淨身（即「大淨」或「小淨」）的用具。「新月」作為伊斯蘭教的標誌，此件又傳為印尼海域出水物，可能是景德鎮銷往東南亞伊斯蘭市場的商品。（翁宇雯）



高麗 青瓷花形鉢

十二世紀前半
高三·二，徑一·六，九公分
南鑄窯七四

高麗青瓷以純淨釉色與精巧造型著稱，不只在韓國陶瓷史有最高度工藝結晶的評價，甚至聞名中國，如《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曾記載：「陶器色之青者，麗人謂之翡色。」，十三世紀中國太平老人所著《袖中錦》，也稱譽高麗青瓷為「天下第一」。即便學界一般認為高麗青瓷的技術來自中國越窯陶工，但相較於中國青瓷釉色的高飽和度，高麗青瓷的「翡色」質感，釉質較薄且具有透明感。此花形鉢分十二瓣口，器壁較淺，釉層薄帶開片，全器雖無紋飾，但開片與單色釉組成具層次的美感。器底則有四個呈三角形的瓦支釘痕跡，顯示技術上與北宋汝窯有所呼應。相同造型在中國耀州窯與定窯皆曾出現，最早可能來自金銀器的啓迪。（翁宇雯）



據傳十六世紀末「萬曆之役」時，日本出兵朝鮮，帶回一批朝鮮陶工，遂於日本有田創燒了最早的高溫瓷器。有田燒模仿了中國青花瓷工法和紋飾藝術，並開創出日本著名的「金襴手」樣式等。盤內面紋飾繪樹石瀑布下，有鯉魚躍出水面，即日本稱之為「荒磯紋」的「鯉躍龍門」圖，有吉祥寓意。器外壁等距佈置花葉捲草紋飾區塊，底圈足內有雙線圓形，內置方形複線渦形「福」字款，圈足露胎，底又有六個支釘痕，應是防止底胎塌陷而補強的窯具痕。有田窯從一六三〇年代開始以複線方框內書寫「示」字偏旁的「福」字作為銘款，在一六七〇至一六八〇年代開始出現草書體的「福」字銘，其中福的「田」字開始呈現渦卷狀。（翁宇雯）

日本 有田窯 鯉躍龍門青花大盤

江戶時代 一六七〇—一六八〇年
高十一、徑四一公分
南鑪堂一二一



敞口略撇、鼓腹形碗，碗心中央以帶邊飾的圓形開光隔出主紋飾，以青花描繪一仙人乘錦鯉遨遊於海上，其餘器壁內外皆以五彩為飾。碗內壁有六個紅色圓形紋，象徵吉祥之意，間有瓔珞花紋，為典型「古伊萬里」的代表作品，碗外壁則分割為八個裝飾區塊，其中四區為藍地上以金彩裝飾白色花草紋，與之隔間相鄰的四區則是紅地上以金彩裝飾白色花草紋，圍繞著近圈足處則有鋸齒狀的蓮瓣紋，露胎圈足內繪有青花複線，其中留有四個支釘痕。「琴高仙人」典故為戰國時代擅琴懂長生術的琴高在修練得道後，乘紅色鯉魚升天；「琴高仙人」圖像則最早見於明代前期李在的〈琴高乘鯉圖〉（上海博物館藏）；以「紅色圓形紋」為紋樣的设计流行於明代嘉靖年間，也影響到伊萬里金襴手類型的誕生。（翁宇雯）

日本 有田窯 五彩琴高仙人碗

江戶時代 一六〇〇—一七〇〇年
口徑二一·六公分
高九·二公分



日本 乾山款鐵繪蔓草紋茶碗

敞口，弧壁，深腹，矮圈足。碗內有支釘痕，圈足底部露胎，「乾山」款。外壁以鐵釉及白釉描繪蔓草，葉子形狀類似地錦，俗稱爬牆虎，蔓草紋柔和生動充滿雅趣。

作者尾形乾山（一六六三～一七四三），出生於京都的高級和服商「雁金屋」，是江戶時代知名畫家尾形光琳（一六五八～一七一六）的胞弟，跟隨京都陶匠野村仁清（江戶前期十七世紀）學習陶藝，元祿十二年（一六九九）於京都洛西地區開始設室製陶。乾山作品造型簡單，其特色是在陶瓷上題詩作畫，傳世作品頗豐，與茶道相關的主要有茶碗與香合。乾山茶碗一般是敞口直壁筒狀的茶碗，而本作品原為日本膳食用器「蓋茶碗」，後來被轉作茶器使用。

木箱蓋內貼有「碧雲臺」鈐印，知其曾被近代大茶人——三井財團創始人益田鈍翁（一八四八～一九三八）收藏。（黃韻如）

十八世紀 日本江戶時代
高九·八，口徑二·六，足徑五·六公分
南鑲鑿一〇八



日本 瀨戶窯褐釉茶末罐

小口，短頸，平肩，長筒身底微斂，平底，底部有線切痕，配象牙蓋。通體施釉不及底，肩部有自然流釉，釉色黑褐交織，別具一格。造型修長，腰部微內凹，方便持握器身舀取茶末，整體樸拙自然，是茶人喜愛的風格。

茶末罐是用來放置末茶的小陶罐（日文稱「茶入」）。這類小罐樣式仿自福建、廣東各窯，原應為香料罐，外銷至日本後被茶人轉用為茶末罐，鎌倉時代（十四世紀）以後，瀨戶（愛知縣瀨戶市周邊）、美濃各窯均有仿造。室町末期（十六世紀）隨著草庵茶的興起，日本製的茶末罐成為主流，生產地遍及全日本。茶末罐，另附三個包覆的袋子（日文稱「仕覆」），分別是白地纏枝牡丹織金、紺地纏枝牡丹織金、花色四菱緞子，用於搭配不同主題的茶席。（黃韻如）

十七世紀 日本桃山至江戶時代
高九·八，口徑三·三，底徑四·五公分
南鑲鑿一〇八